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三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守職二十六

清淨二十

治貴清淨　前漢曹參傳參之相齊天下初定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補

理民好靜　前漢汲黯傳黯遷東海太守學黄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　補

清淨少欲　東觀漢記甄宇

曹參為相不事　前漢曹參傳參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

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補

王丞相未令不看事郭子云

五日一聽事仲長統昌言云宋均為九江守夏以旦冬以中

逍遙無事袁崧後漢書云周璆為高唐令

朝廷清淨官曹無事崔駿書云

明察二十一

先王求明察之官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外寬內明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補

厥德文明東觀漢記郭賀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

為政清明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為政

清明號為神明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補

進善黜惡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補

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文帝踐祚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附

表章善惡　廣川先賢傳云黄豪拜司隸　吏不容姦　蜀志諸葛亮

民不能欺　典畧云西門豹治鄴　罔敢匿詐　司馬傳云　獄無

冤民 三輔決錄 官無停事 應璩與毋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賓 丙吉議小兒 風俗通 棠今本不載 不疑收方遂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 補棠 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附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補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補棠 謝承書曰尚進善癹人坐以待旦權門下書佐朱儁恒歎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附 志在理察枉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

不聽禹偁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枻而過補棠鄖原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屍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附

入境高褰襜帷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補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

威嚴二十二

有威可畏左傳北宫文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威而不猛

威能震敵桓階為趙郡守

威能討姦范曄漢書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樊顯曰堪昔在蜀其

仁以惠下威能討姦 畏以雷霆 王逸論云 誅暴立威 東觀漢記朱暉為臨淮守 州郡畏威 前漢朱博傳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補 吏畏其威 東觀漢記朱暉斥民遠佞人吏畏其威 民不敢欺 典畧云董安于治晉陽 公卿憚之 晉中興書卞壼為尚書令 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

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補

舉朝憚之 漢書

姦猾縮首 吳志士燮 業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喻也 補

姦慝自弭 前漢孫寶傳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署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

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户但持鉏自治園遂不敢犯法補

王甫死杖下

後漢陽球傳云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謡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等送洛陽獄甫等五毒備極甫子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無狀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耶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杖下棄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補

破柱取張朔

後漢李膺傳膺

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補

號為取龍 益部耆舊傳

號為蒼鷹 漢書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見者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補 桀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附

不敢朝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為大司寇沈猶

氏不敢朝飲羊桃李不潛擬韓子云子產治鄭不惡而嚴嚴刑必斷應劭云王章問何闊逢諸葛前漢諸葛豐傳師古注云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屬縣解印四十餘城汝南先賢傳周乘為交州刺史郡縣聞之莫不震慄張璠記云賈琮為荊州刺史奏二千石必先露章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補案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

門謝恩補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補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為萬年令

白巾出府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補

桀博出教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

逆折人如此附不敢舍郵亭前漢黄霸為頴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補

疾惡二十三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春秋疾惡若仇謝漢書張佺為山陽令御政清潔疾惡如讎王晉書戮於兩觀尸朝三日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補

捕郡內豪猾

前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補案溫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有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後坐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勲徐自為曰悲夫夫古者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

五侯予附

問貴戚放橫

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補

紆初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附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前漢江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補

陳相罪惡互收具考

後漢橋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 補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

窮竟其姦道不拾遺 前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補 案延年巧為獄文善吏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喻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附

斥逐佞惡 東觀漢記朱暉為臨淮守

沙汰郡吏 晉書劉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補案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箠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附 貪饕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許劭初為郡功曹太守 案後漢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

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補

樊曄為天水盜無出獄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補 案曄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 附

何竝為頴川頭縣於市 前漢何竝為頴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款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竝皆縣頭 補

勤官二十四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左傳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補

夙夜罔或弗勤 克勤於家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自朝至昃弗遑暇食 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范漢書明帝論云明帝日仄坐朝幽枉必達

治民祗懼不敢康寧 朝夕勤恪守以惇篤 國語祭公

謀父曰我先王不窋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夙夜在公　夙夜匪懈　不懈於位　不敢怠遑　黽勉從事　朝夕從事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精力於職事　前漢書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補業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附　勤心有補益　范漢書　盡瘁事國　盡心奉職

東觀漢記周榮傳云榮為尚書令盡心不敢怠

不入內舍 謝漢書云范令不入內舍常卧廳事上

常伏閤下 華嶠漢書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

冠劍不解 東觀漢記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居閒鍊署冠劍不解於身為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具重愼也

抱書而寐 魏氏春秋曰高柔為判史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見而哀之徐解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馬案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

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即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附

不離省闥

後漢書黃香為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善之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後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補

沈迷簿領

劉楨詩云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業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

書嘲楨曰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附

白日接賓客夜閒省文書

吳志滕胤為太常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　梁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又曰胤上表陳及事宜及民閒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又曰胤罷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補

馳翰未遑食日昃不知晏　劉楨詩

稱職二十五

吏稱其職 前漢書贊曰孝宣之世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吏部尚書官人稱職

官脩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

能業其官 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補

佐天子理陰陽 史記世家周勃為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乎平曰

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上曰善

拔貞實斥華偽

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 補 棨魏志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威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説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 附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記陳蕃為汝南功曹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姓官寮震慄 棨後漢樊準

傳云永平初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守光祿大夫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戸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朞年間榖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補

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王晉書魏舒傳云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舉得其罪

漢書田延年傳延年為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罰當其過

韓詩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

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令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補

契為司徒百姓和睦夔主賓容遠人畢至 典畧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子 後漢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棄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恭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補

郭展為太僕廄馬充丁 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僕廄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為衛

將軍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桑田叔為魯相卒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後為司直數歳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補

孫會記室書檄立成 王晉書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辭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每造檄或馳馬倚之應命立成皆稱旨

年融為司農稱為名卿 東觀漢記年融為大司農性明遠稱為名卿　桑融為大司農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補

袁安為河南尹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補 桑安父初沒母使安訪

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附

翁歸曉文法　漢書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王基明制度　魏志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左傳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猜焉　杜注曰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君子得輿　飲食衎衎

守職二十六

守道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君子思不出其位　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為馬政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小國供職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杜注云宋爵公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補　諸國正封　左傳云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杜注云封疆有定分　補　世不失職　左傳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　桑杜注云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補

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真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茆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庭理舉殳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請必誅之王曰前有先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一說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

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補

善守先代左傳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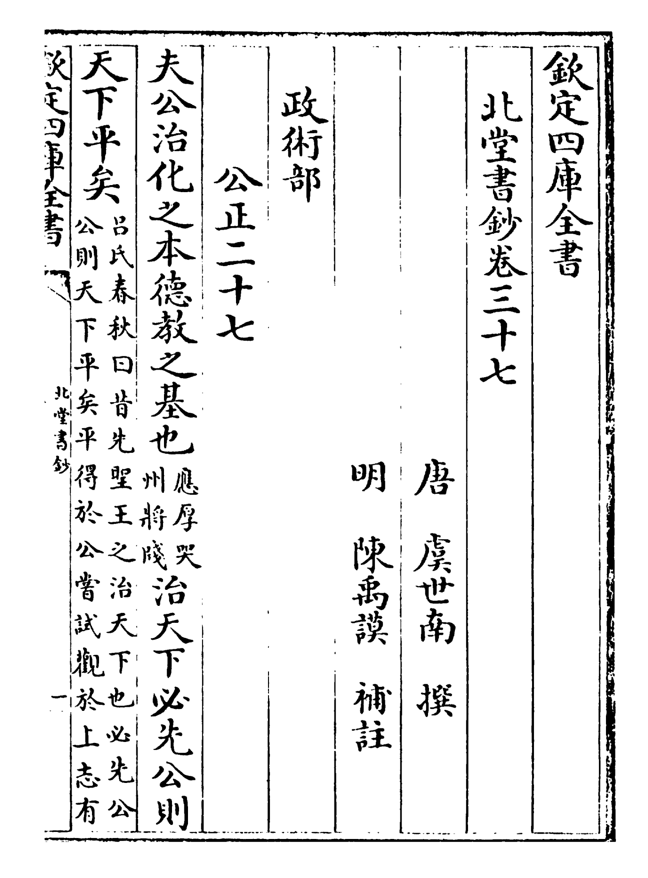
典司宗祏左傳云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韓子云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一說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于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具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補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云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返 案矯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即踐作轉署吏部還尚書令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公正二十七

夫公治化之本德敎之基也應厚哭州將賤治天下必先公則天下平矣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

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補注曰上志古記也

治天下者當無私矣 呂氏春秋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 任子云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恕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補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名實篇云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晉紀劉弘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無偏無黨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為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筴而去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亂嗣與天無窮也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益時者雖讐

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

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補 梁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附

平役均賦抑強扶弱

王彪之臨會稽教云平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強扶弱則眾無冤訟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公正無私

孔子家語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

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案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補

公平無私

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公正不私

前漢朱邑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

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恵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斧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 補 案石渚石奢當是一人故並存之

能正其志 正直順事 詩箋 正而不譎 正身率下 晉諸公贊季乱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傾撓

執法守正 東觀漢記

剛正直繩 王隱晉書傅咸張華建議起咸為司隸校尉固辭不免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師嚴憚

志在奉公 前漢蓋寛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案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寛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畢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 補

奉法不黨 說苑虞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補

奉法不避 後漢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

刺舉無避 漢書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正廉直無所阿避

無所屈撓 後漢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諤直言無

所屈撓　梁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 補 不避貴戚 史記尹齊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于甯成 不避彊禦 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隷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梁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補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閎傳云吳郡王閎為冀州刺史不畏豪族號曰王獨坐也 不以

私欲撓意 典畧云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席在於臺閣不以私欲撓意

言事無所違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作違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正色當階 續漢書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當朝正色 會稽典録云魏朗轉功曹書佐功曹史吴翁被裘以加朝朗以裘非臣服非翁不敬勑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也

雅然正色 傅咸中郎將曹府君碑云伊父文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直道而行 益部耆舊傳云任昉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

與豪右交通由是貴戚斂手　**惟官是視**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書法不隱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董狐奮筆**　帝王世紀云董狐奮筆趙盾受惡　**劉暾索紙**　晉諸公贊云劉暾為侍御史部尚書郭彰呵暾我不敢截君角暾厲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校衆人解而止暾嚴直之望聞於內外　**南史執簡**　左傳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司隷舉節 漢書諸葛豐為司隷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舉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隷去節自豐始補

案太后外孫 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補

治皇客 陳留耆舊傳云虞延為外后家洛陽令 案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

敢干法杕

鞭太子傅令

梅陶自敘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傅令覲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

為檄詔鄧通

前漢申屠嘉為丞相鄧通方愛幸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坐府而為檄召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奏請誅晁錯

前漢申屠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所賣至舍因嘔血死

王尊奏匡衡

前漢匡衡傳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自丞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　補

解光奏王根　前漢元后傳云哀帝時司隷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臧累鉅萬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上宿離宮水衡共張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天子遣根就國免況為庶人　補

宋公遵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畏為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案杜注云孟田獵陳名子舟無畏字林注言當官而行刑罰不當以宋君為彊而避之也補

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求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乃

今知免於罪矣虞丘干法叔敖戮之說苑見前梁冀帶劒張陵奪之後漢張陵為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冀劒即劾奏冀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補桓譚鼓琴宋弘讓之後漢宋弘傳云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於是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補亭長白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和熹后兄也奴觧繫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健直當然不

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漢陽太守銘敦方足以正衆邪肅清足以濟殊俗云

公法不阿親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

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是之謂公行公去私惡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

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虫出於戶不可干以私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

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

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勑公曹占署文學滂不聽衡復

有書責資資召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占署意朱零以告滂滂謂曰答敎當言頌頌則滂之妣子豈不樂其仕進但

煩涴纖小人不宜玷污清朝不敢以私人是以不占

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荊人有遺弓不肯索曰荊人遺弓荊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解狐薦讎

韓非子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補

謝安舉親

晉書謝安傳云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外舉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補

范滂不署文學後漢范滂傳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荀彧不可議郎典畧云荀彧有羣從一人才德實薄謂彧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彧笑曰官者以表才也若汝不任人其謂我何

呂子明薦蔡遺吳志呂蒙傳見前

鍾離意白周樹鍾離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心恨中部平永缺意牒白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不怠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左傳云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殺予君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其何迷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范後漢書袁紹傳云官渡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

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也

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藺相如傳云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疾不欲與廉頗爭列常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之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吾念秦不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耳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卒為刎頸之交

不以私事害公義

說苑云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與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顧吾射子也

補 **不以私好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學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也

荊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乃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丹之姬兼國三十今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功也 補

郎君升危咸遂杖二十 吳録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府君行春咸留守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

殺卿者刺史哭弟者道將 干寶晉紀云茍晞為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茍道將也 案晞以嚴

刻立功號曰曆伯弟純領青州刑殺吏甚於睎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補 **飲者私恩棄者公法** 續漢書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補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汝南先賢傳云黄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也遂竟治之也 **周公殺管叔** 左傳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

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案叔魚向弟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 說苑見前

孟玉抗直不恤其親 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威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於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日磾殺弄子 前書金日磾傳曰磾子二人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案日磾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馬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馬 補

陶丹責任子 晉書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還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

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迹還前任竟不見也

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大義也王雖以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以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任公平而塞私謁

王晉書李重云云槩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補史臣曰李重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附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槩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補

不受私謁

後漢楊震

傳云震公廉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樊準為州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會稽典錄云董昆遷廷尉持法清峻閉門不發私書 吳錄云王閎為冀州刺史乘傳到州千里乘車坐不依倚不發私書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 案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昔絳侯得罪衣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補

斷絕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孝廉弼知權貴多請托弼乃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案弼後被覽誣被徵弼曰

誰為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孝康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鄉鄉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賁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鰌遺忠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補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前廷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益部耆舊傳云趙瑛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聽事置大器悉投置水中一無所發

所薦來謝絕不復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因書於令距而不受後漢書袁安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公曹所持辭不肯受

致貨因市皆以挂壁魏志陳泰傳云泰為護匈奴中郎將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以挂之於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陳平為社宰里老善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任安為人分衆人皆喜 史記任安傳云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補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嘗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自劾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補 案末句出漢官儀本傳不載 附

劉毅自表戒齋 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嘗齋而疾其妻出省毅毅自表戒齋

鍾離獨委珠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時交

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補

紀山不視眩 華陽國志云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王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

晏嬰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注曰夜飲為淫樂也　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

新書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太子賂遺鄭衆不受 後漢鄭衆傳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皆奇之及松敗唯衆不染云 補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出林為幽州刺史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故不欲致煩

周谷能欺孫權吏簿不用 吳孫權少

時守陽羨長有所私用案或科覆功曹周谷輒易簿書使無所遺問權臨時悅之及後以其能欺吏簿不用也

掾皆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為郡都尉高臺聽事前槐樹白露類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正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録云周規為臨湘令長沙太守丹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織勅縣除道路規以妨農作時損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漢吴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謟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謟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謝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案東觀漢記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罹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

肯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㵸自無絝寧足為不家給人足卯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補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

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案直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補

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後漢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云云案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閤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補

奪伯氏邑沒齒無怨

吾心如秤不作輕

重諸葛亮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以方正稱後漢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號爲廉平晉書李胤爲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爲廉平

貴其公亮魏志崔琰傳云魏國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

朱魏畧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兾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笛序洙

北堂書鈔卷三十八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廉潔二十八

以廉為本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以五曰廉法鄭玄注曰廉以為本守法不失

清為基陳留耆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

孫順曰我之勤身以清明爲之基以二十石遺之不亦可乎

不貪爲寳 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寳爾以玉爲寳若以與我皆喪其寳不如人有其寳也

不利爲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越荆之間有寢邱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爲利按寢邱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馮 補

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補

廉潔奉公 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廉潔奉公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也

廉

潔下士漢書趙廣漢傳云廣漢廉潔下士有名郡州舉茂才爲人廉直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儉約自居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清修自守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仍受九真太守清潔自守前漢尹翁歸傳云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來其祭祀治身清素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察屬閫風莫不自厲清白廉素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為尚書令躬屬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以節儉自守廉潔過人晉書吳隱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及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廣州包

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廣州刺史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補

清恐人知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以清白稱 東觀漢記高翊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見稱

清廉見稱 謝承後漢書張盤傳云丹陽張盤以操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師謗曰聞清白張子石

周纆廉吏 東觀漢記周纆傳云北地太守廖信貪汙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纆

許允清吏 魏志許允為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曰清吏

子文逃祿

國語曰鬬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劉寔水清 王隱晉書劉寔傳寔性水清每還州里鄉人齎酒肉以候問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畏四知 後漢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于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密慙而退范曄贊云震畏四知

三不惑 後漢書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以儉化俗 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啖之二歲以儉化俗也

廉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彪為太尉在位清白以廉讓率下

趙儼爲驃騎叉手上車 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征有官

厨每還轉之際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西儆為驃騎乂手上車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襆

晉書陸納拜佐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　按謝安嘗欲詣納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密為之具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時會稽王道子專政納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朝士咸服其忠亮　補

乘薄笨車

魏畧云時苗始令壽春乘薄笨車黃牸斗皮布被褰居官歲餘斗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乘折轅車

東觀漢記云張湛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傳云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補　案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附

乘

柴車 後漢趙壹傳壹為郡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爲之補

私奴裝 晉書陸納傳納為吳興太守徵拜佐民尚書外白宜裝戟船納曰私奴裝粮食來無所復須也

船輕載土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船小而漏 世說云周顗羆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暮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家貧爲吏步擔上下 會稽典錄云陳脩家貧為吏常步擔上下

不止亭轉露宿樹下 會稽典錄云太守時出按行常預勑吏卒行客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轉露宿樹下將從不過十餘人也

坐無完

席後漢薛惇為北海長史坐無完席妻謂惇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惇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常席羊皮後漢李恂為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案恂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補冬坐羊皮夏坐板榻謝承後漢書髙弘為瑯邪郡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云云以桑杯盈漿水羊茂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也

受俸米不受錢會稽典錄云陳脩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俸錢

受俸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計日受後漢書云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

受俸常食乾飯茹菜而已

甕坻無儲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坻無儲也

敝衣薄食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麤衣惡食 魏志司馬朗為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蔬食 魏志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 案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補

十月無被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身

服布被 漢書公孫弘傳云弘為丞相封侯身服布被

臥麤布被 謝承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為司徒臥麤布被

布衾敝裯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案說文曰祇裯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補

衣敝履空 會稽典錄云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衣敝履空鄉人嘉其高操

衣不周身 豫章彥士傳云羊茂為功曹病布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褌皆不受也

衣不重帛 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晉書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案超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補

憒毀不改膠墨傳之 謝承後漢書羊續傳云續憒毀不復改易以水澡膠

墨傳之**布裯穿敗糊紙補之**謝承後漢書隱逸**十日一炊**會稽典錄云陳脩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并日而炊**會稽先賢贊云董昆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茄菜不獻**并日而食**魏志裴潛為兗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食脫粟飯**前漢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謝承後漢書朱寵為太尉家貧脫粟飯卧布被朝廷賜錦被粱米皆不敢當之**長食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烟火長食乾飯**恒食乾糧**會稽典錄云陳脩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正臘偃卧不起同僚飲食度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食麥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為定陵令素食麥飯**食糟糠**華嶠後漢書樂松家貧為郎常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食豆粥**桓階傳階為趙郡太守俸盡食豆粥工數戲曰卿家醬頗得成否**食不二**

味東觀漢記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食不重肴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屨

食不過一肉張璠漢記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私童樵採晉中興書褚裒為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不然官燭謝承後漢書巴祗為揚州刺史夜與士對坐處明暗之中不然官燭

不然官薪會稽典錄云陳脩為豫章太守不然官薪歷事鷹編絕不改布被羸形箪瓢疏食

唯飲郡水晉書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去職百姓牽留攸船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補

徹去什器東觀漢記黃香為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跱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勑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瓦器益部耆舊傳云趙典為太常身處上

卿而布被瓦器**桑杯**謝承後漢高弘見前**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宏云**不治產業**蜀志鄧芝為大將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不別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逐婦燔機**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賣田自給**魏志和洽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珠璫以封上**吳錄云袁傅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還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傅書上之詔以賜也**委珠璣而不拜**鍾離

意見前

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秋毫無私　後漢張堪守蜀郡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

一無所取　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弢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

一不掠財物　後漢李忠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補**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後漢張奐以永壽九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云云悉以馬金還之

舉袖受金 魏畧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輒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補

齎金還奉 謝承後漢書豫章張真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賷金為禮真閉門不受而奉以橐盛金夜投真圂中而逝真追不及賷金至廣陵還奉

遺錢不敢拒閤內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閤內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書鄧攸為吳郡守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劉寵各受一錢 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張盤取柑付外 謝承後漢書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輙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

餽魚不受 韓非子云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餽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于人將枉于法法枉則免于相矣

受魚懸之 謝承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脂膏不潤 後漢書孔奮為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輙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親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

益苦辛耳及去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補

酌泉而飲晉書吳隱之見前

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國語曰昔闞子文三舍令尹而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

魏舒無宅晉書魏舒從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僅以俸秩散餘為第一所

張翕步還華陽國志張翕為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牛產犢以遺之晉書羊祜傳羊篇為鉅平侯居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胡牀留以挂柱魏畧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案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奮其履檢按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

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補

家無餘財 漢書公孫弘為丞相故人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 晉書魏舒為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家無遺產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家無餘產 會稽典錄云徐弘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家無餘祿 晉書潘岳賈充誄云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貴而食貧

田畝不增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在位者服其清 晉書王敦籍周顗家收得素麗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莫不歎其清介 應詹見前

妻子不歷官舍 謝承後漢書羊茂為東郡太守致妻子云云

在官不迎妻子 謝承後漢巴祇

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閉門不內妻子 謝承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疋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歸勿受郡送也

妻子饑寒 蜀志鄧芝為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飢寒云云

妻子饑之 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之孫權聞之歎息

妻息素食 晉書鄧攸選吏部尚書牧馬于家庭妻息素食

妻子衣食不充 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

子弟耕而後食 晉書祖逖為豫州刺史逖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案逖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補

夫人裳不加綵 後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

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補 絲本傳作緣 附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季文子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妾無副服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子常步行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注曰子自行戍不使代之也

唯有賜衣 魏志吳質為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儉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案質仕東莞士盧顒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 補

無絹為歛 晉中興書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世以此稱之

廉士甚可愍 書

柩顯其魂漢書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案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八

北堂書鈔卷三十九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異續三十五

施惠二十九

雲行雨施　博施於民　施其惠散其利周禮旅師職云以質劑致民施其惠散其利鄭玄注謂恤民之艱阸也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惠在愛民孔子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之謂德教何翅任惠者哉　康濟小民　治有惠政范後漢張訓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外播惠政應璩與梁州刺史劉文典書曰足下內抱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　民懷其惠東觀朱暉為臨淮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范後漢劉

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

愛利為行 漢書朱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也

大小感悅 東觀鄧訓為護羌校尉諸胡俗皆恥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藥療之差者甚多大小感悅訓卒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求福也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及其衰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視民如子 賈誼書鄒穆公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漢書邵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薄征緩刑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省除煩苛 華嶠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省除煩苛

手筆作議所活甚多 東觀徐寵為廷尉云

冬月斷囚夫妻垂泣 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拜廷尉至冬月罪囚當斷吉夜省刑

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愍哀病徒東觀曹褒為城門校尉愍哀病徒親自省治醫藥糜粥

義棐流民潁川太守王立義棐流民蔡邕頌云哀此骼骴寬體脈魂遭水為泥逢風成塵殮以時服葬以洛濱

仁足惠下威能討姦東觀張堪世祖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蜀郡諸掾樊顯曰張堪昔治蜀其仁足惠下威能討姦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太常趙咨贊云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云云

振卹三十

君子周急　救患卹隣左傳曰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患卹隣道也行道有福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分貧拯

窮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幼孤養老疾

恤孤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賙民艱阨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艱阨鄭玄注曰艱阨饑乏也

哀窮賤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務窮賤齊景吐德音嬰稱治國半注曰齊景見長年負薪而饑色悽然傷心命吏養焉晏開之再拜而賀曰君吐此音宜治國半也

賜貧窮振之絕

出貸財振困之 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逆順云火者夏成長也本朝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貸財振困之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 補

巡孤寡供之困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恤鰥寡振

不足 新序云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飢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内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悦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補

私財爲饘粥 王薈爲吳郡内史其年大饑荒薈出私財爲百姓饘粥全活甚多

私米振餘斂 虞氏家記曰虞潭爲南康内史於時年荒潭乃出私米二千七百斛振其餘斂

載米給貧民 東觀記梁高飢年穀貴有飢餧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

出穀贍貧民

會稽典錄云駱俊拜丞相出倉見穀以贍貧乏者

出粟以貸 左傳云宋飢平公出粟以貸

以穀給民 晉書華譚為鄭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恤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 案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欝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 附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頒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振貸貧民 鄧攸見前

出裘衣寒者 賈誼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二醖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

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死冠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解裘老人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也

五羖贖百里奚史記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奚於楚號為五羖大夫

左驂贖越石父史記云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晏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外御妻貧人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子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傭而未返也桓公出外御者五

人而妻之乘輿濟溱洧

興利三十一

爲民興利務在富之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漢書荊州刺史奏召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三十斤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魏志劉馥子靖出爲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

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
辦難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補**必先富民**管子云凡
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民
貧則難治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入務利民**春秋云晉侯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開澮興造民賴其利**崔氏集崔瑗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為開
澮興造民賴其利**稻田歲增民賴其利**魏志鄭渾為沛郡太守郡界下溼與陂遏開稻
田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紫渾為
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之材木乃課樹榆為
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
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補**開道通溝民**
得其利召信臣見上**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東觀漢記廉范為蜀郡太守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乃毀削先
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

民安厝生平無一襦今有五袴案後漢書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補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東觀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十餘頃百姓殷富 興鴻郤陂常以豐熟東觀鄧晨為陳留郡興鴻郤陂益地數千頃溉郡稻常以豐熟兼流給他郡 教民糞種氾勝之奏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 教民牛種續漢書任延為九真太守治民牛耕鑄作田器民以利之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張璠漢記杜詩為南陽太守治作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魏志韓曁為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曁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決漳水灌鄴傍終古斥鹵生稻粱呂氏春秋云魏

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史公決漳水云云

田於河所池陽谷口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漢書溝洫志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崔瑗為汲令見前

釁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兆樊君頌云釁之鹵田化為甘壤熙怡悅豫相與謳歌

益蓄菱芡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

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育養漆園**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育養漆園之樹念存軍國用心纖微

方畧三十二

方畧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治有方畧爲民興利**漢書召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語曰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為河平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光祿寺大夫秩二千石**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為東海大守其治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便宜從事**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問何以息盜賊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有莅任之方 晉中興書云琅邪諸葛祿為會稽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曰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也

西門豹為河伯投巫於河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到縣會長老問民間所苦長老云苦為河伯娶婦後因河伯娶婦豹親往觀焉謂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堪娶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為求好女即使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巫何久也復投一弟子如此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及弟子皆不能事煩三老入復投三老於河豹磬折向河上立待報長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頃曰巫及三老不還奈之何欲復投廷掾及豪長入趣之皆叩頭破額從是後無復言為河伯娶婦者

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 東觀漢記宋均為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為嫁娶

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為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案均本傳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注云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 補 愚自幼讀漢書至宋均傳每以山公嫗可對河伯婦乃行祕書已先得之矣 附

印綬示劫 典錄云張敞為太原太守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敞開之自往詣劫所諭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賊 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劾詔復其冠履如故

破械遺囚 魏志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黨五百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破械遺之諸囚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石犀厭水 華陽國志云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

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 補

聽民輸芋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陰平長民飢租調不入聽民輸芋頭惠澤流著

桴鼓希鳴市絶偷盜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署偷長為吏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赭汙者輒收縛之窮治所犯由是枹鼓稀鳴市絶偷盜

除藻飾剗浮費 汝南先賢傳云應華為將作大匠發姦擿伏除藻飾剗浮費

賴遇賢令 謝承後漢書彭脩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捍禦太守聞脩義勇請守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案脩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

信即殺督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補

風俗頗革 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補

摘伏三十三

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禁姦 張敞見前

發摘姦伏京師稱有神筭 范後漢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歎以渙有神筭

明於摘伏吏民謂之神明 范後漢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摘伏吏民謂之神明

善

爲鈎距以得事情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勸課三十四

敬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正學爲基　潛夫論云凡爲治之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也

起學成都　漢書文翁爲蜀郡選郡縣小吏十餘人造詣京師受業又修起學宮於是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　案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

猶在益州城內附

執經教授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持經教授郡中化之

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張衡南陽文學儒林書贊云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弛廢懷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一農不辨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管子云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管子云

務財訓農

勞農勸民 左傳見前

命農勉作

巡其稼穡 周禮遂師職云巡其稼穡

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鄭玄注云移用其民使得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乂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勸民農桑 漢書召信臣見前

農無廢業野無空

地（新序云子產相鄭）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陳思王籍田論）饁彼南畝田餕至喜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登金商之館察田夫之私者（陳思王籍田論）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管子）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戮之以桑桑（陳思王籍田論）龔遂令渤海種榆（漢書龔遂見前）王景教廬江種桑（東觀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乃教民種麻桑而養蠶）教民織履（東觀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盛冬皆以火燎郡守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年之間大賴其利）教民紡績（崔寔傳云五原土地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

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異績三十五

治有殊政東觀郭賀為荆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廵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治有異績范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跡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漢書黄霸臨潁川八年治有異政鳳凰頻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後漢書吴祐傳云祐為膠東相九載治有

異政

治績尤異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前有趙張後有二王漢書賛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潔己為近世表

張敞術術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補

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案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既至廣漢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因曰還為我謝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具發摘如神皆此類也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跡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補

北堂書鈔卷三十九

北堂書鈔卷四十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奉使三十六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周禮行夫職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㣲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鄭玄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㣲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

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遣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入國而問俗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結二國之好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采代方言方言云遣輶軒使者採絶代方言也 遣輶軒之使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籍之於祕室也 馳四乘之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

令誠復通為置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

中盟載好

蜀志陳震傳云孫權稱尊號以為衛尉賀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 案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血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補

南北通好

吳錄云張儼使於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循行風俗

後漢書周舉傳順帝時詔遣八使循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

即位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啖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問公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任之以事不制以辭 說苑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琴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

以安社稷專之可也 春秋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注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周禮大行人職鄭玄注曰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鄭玄注云此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

也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鄭玄注云贊助也

致禬以補諸侯之災鄭玄注曰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聞喪徐行不反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夫以君命聞喪行而不及何休注曰聞父母之喪不忍疾又為君當使人追代已以喪喻疾者喪尚不反況于疾也

壇帷復命於介左傳云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杜預注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繡衣持斧漢書雋不疑傳云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

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錦車持節漢書西域傳云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降漢烏就屠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也風舉龍堆班固曰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空令朱輪之使風舉龍堆之表星向益都李郃見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枉屈麟鸞奉計王室蔡邕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云銜命糾察黜陟為名華覈表見前挺刃交兵陳說其間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

貢進曰願使齊楚合戰於溱濊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説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

磨厲鋒鍔思不辱命

吳録云張儼使晋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也

辯於辭習於禮

説苑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能專對有智謀

吳書曰沈珩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内外傳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嬪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

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補

孔子適齊

孔叢子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王謂左右曰嬰習辭者吾欲病之酒酣吏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嬰曰嬰聞橘生淮北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水土使之為盜耶王曰寡人反取病焉

淳于到楚

說苑云齊使淳于髡到楚楚王薄賤之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即與髡共飲

公孫觀秦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見昭

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肎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補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 左傳叔孫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治也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為王也補按林注曰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皆知棄疾將為楚王以其愛人也附

陸賈使南越史記孝文元年召陸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佗甚恐為謝自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按佗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補

相如使西夷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補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吳書趙咨博聞

多識應對辯捷孫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補

費禕使吳舉坐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權好嘲戲以觀人時琅邪諸葛恪羊衜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以難禕禕應機輒對舉坐稱之　按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

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補

展喜犒師

春秋傳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倉唐奉使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為慈父擊為孝子

奉使如魏

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 按璆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

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補 裴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附

奉命使吳 蜀志陳震見前

獻民於荊王 韓詩外傳云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 補

執梅遺梁王 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

臣願奉使 說苑趙倉唐見前

臣請使之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登車攬轡 續漢書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受命埋輪 後漢書張綱安帝元年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乃舉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縣令負弩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見前

守令望風解印 續漢書范滂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壓塞衆議

夜縋而出見秦伯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登諸樓車致君命 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貫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見犀而行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

見溺而行

左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使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

介子刺樓蘭

漢書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

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 補

會宗刃昆彌

漢書成帝時段會宗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劍擊末振太子番邱還封關內侯賜金百斤

唐蒙通夜郎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巴作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為置吏

郴近單于

應劭漢官儀

下惠見齊侯解兵

說苑昔齊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門刲羊相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鬬攻者令其罪若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觧兵三百里

子貢使簡子按兵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不動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蜀志鄧芝傳云後主遣鄧芝修好於孫權權果狐疑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掞音曳念反或作豔裴松之按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綠

攡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補

引刀自刺蘇武何異

吳書馮熙為中大夫使於魏魏使陳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條攡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文選李善注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補

周流絶域十有餘年

王逸子云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絶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始得大蒜蒲萄苜蓿也

風告單于

漢書匈奴傳云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振威西域 漢書馮奉世傳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虜欲令拜不為屈 東觀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眾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啗以重利不為回 吳書馮熙傳見前

單于壯其節 漢書蘇武傳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而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

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張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單于及發兵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持漢節不失 漢書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持節至匈奴 三輔故事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匈奴庭

捕羣盜活萬人 漢書外戚傳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賀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持節歸南陽 東觀郭丹傳丹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

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發倉粟振貧民 史記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上賢而釋之

賜裝千金 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大悅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按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 補

遺珠一石 蜀志

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東益巴邱之兵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泣涕而別遺預大珠一石

奏事稱意 漢書樓護傳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也

可謂名使 王逸子見前

北堂書鈔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四十一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政術部

亂政三十七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云云　夏有亂政左傳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秦爲亂政漢書張耳傳　晉政多門　政在家門並左傳　上慢下暴　下陵上替左傳　廢時亂日　以亂濟亂　大敗天下董仲舒傳　編戸騷動天下思亂薛瑩靈帝贊云　天下騷動　起爲盜賊續漢書靈帝時　三輔苦之罵詈載道　世亂則學校不修　孔氏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移書　焚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始皇云　天下學士逃難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　奔商呂氏春秋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

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補按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附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補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長戟詣闕 漢書息夫躬傳

火燒官府 獻帝春秋

蕩覆王室 典論云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云云

京室爲虛 薛瑩靈帝紀贊云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四方州郡擁强兵 獻帝春秋 瓜分臠切塵消鼎沸 袁宏後漢書 山無峻幹澤無注水 淮南子云夏之法 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 典論云董卓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乗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補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 後漢靈帝中平五年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補 按平樂觀在洛陽城西 附

貪冒三十八

上貪於利則下叛 先財後禮則民利 貪以敗官 左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 貪人敗類 貪受不祥 貪貨棄命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 並左傳 好利不顧 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 左傳云子服景伯 安官貪祿 說苑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兼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覲望如此者具臣也 補 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傳云縉雲氏不才子也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 國語云子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有豐富者誣以大罪 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

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補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

懷璧以賈害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補

爲富不仁左傳云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補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左傳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

諸市僵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 補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後漢崔寔傳云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補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

范曄云曹嵩貨賂中官靈帝時輸西園錢一億萬位至太尉也　後漢靈帝紀云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補 按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

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附 許芝每爭肉魏志 慕容恒賣水慕容評恒賣水與軍人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掊尅三十九

初稅畝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籍而不稅 多賦斂說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 田萊多荒 杼軸其空 重賦於民 侵刻小民王莽傳云 頭會箕斂漢書張耳傳耳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補按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附 民饑重斂管子 賦斂甚

數太公兵法賦斂羌胡後漢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地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補

收田畝錢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補注云以修宮室附

責治官錢靈帝紀云

繇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傅玄擬班氏詩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前漢昭帝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補

暴虐四十

不戒視成謂之暴不教而殺謂之虐慢令致期謂之賊　殺人不忌爲賊左傳夏王滅德作威　商王罪人以族　斬艾百姓　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子云夏桀　結怨于民　降災下民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書景帝紀　害虐烝民　民不勝痛漢武故事云　民泣於道漢書王莽傳云　封豨其士猰㺄其民楊雄長楊賦云　視民如讎左傳子西曰今聞夫差視民如讎　汚吏

爲虐春秋感精符 毒痡四海 流毒下國 剝喪元良 殘賊天下尚書中候云 道路以目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 海内無聊荀悦漢紀云武帝奢侈 敖虐是作 敢行暴虐 囚箕子史記殷本紀 殺季歷竹書紀年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補按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歷附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亂殺管修也 殺人奪其餉 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龍逢諫桀 殺人以興謗 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本紀 焚炙無罪墨子云殷紂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刳剔孕婦好剖

人心　炮烙始于熨斗淮南子糟邱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熨斗　銅柱加于難炭帝王世紀紂為銅柱以膏塗之　爛金為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烙溢酒為池骨肉成泥　醢九侯　炙翼侯俱帝王世紀云紂　脯九侯以饗諸侯　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　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也　用隱太子於岡山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虐而好劍鑄必試之左傳　燒鋸斷頭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率割夏邑　剿割夏邑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紂之為　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史記減宣傳云宣為御史丞　晝夜驗治竟

致死事前漢張敞傳云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云甯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補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誠不可令治民又史記酷吏傳甯成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荀晞見前

無罪東溼薪滑賊任威附

無辜讒口嚻嚻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

北堂書鈔卷四十一